联 合 国 S/2021/634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9 Jul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塞浦路斯斡旋任务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第2561(2021)号决议请我在2021年7月10日之前提交关于我的斡旋任务的报告，特别是介绍为进行有意义、注重成果的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而商定共识启点的进展情况。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鼓励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社区领导人提供书面最新通报，说明他们自该决议通过以来为支持该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第5、6和8段而采取的行动，以期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又请我在报告中列入这些最新通报内容。双方领导人提交的最新通报载于本报告附件一和二。

2. 本报告重点介绍了2020年12月19日至2021年6月18日的事态发展，说明了我的斡旋任务在我的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伊丽莎白·什佩哈尔领导下开展活动的最新情况。报告还介绍了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代表我进行的磋商的最新情况，以及2021年4月27日至29日在我主持下在日内瓦举行的5+1非正式会议[1] 的最新情况。

二. 背景和环境

3. 关于我的斡旋任务的上次报告(S/2021/5)以来的这段时间表明，公众对恢复和平谈判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的信心继续下降，两个社区日益两极分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高度重视对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的各自反应、经济压力和政治格局的动向。

4. 未达成果的塞浦路斯问题会议于2017年7月闭幕后，四年来没有进行全面谈判，导致人们对和平进程前景的担忧与日俱增，COVID-19疫情的负面影响和

[1] 希族塞人领导人、土族塞人领导人、保证国和联合国的非正式会议。





相关行动限制加剧了这一担忧。随着 2 月 24 日宣布我将在日内瓦召开塞浦路斯问题 5+1 非正式会议，各方的重点转向会议前的立场确定和筹备工作。尽管公民团体多次呼吁双方着力建立相互信任，恢复对和平进程的信心，但负面言论仍在继续。虽然双方民间社会团体举行了多次游行，支持共同商定的解决方案，但领导人继续各自进行外联努力，在日内瓦非正式会议前后宣传他们不同的立场。

5. 在岛内双方的 COVID-19 疫情病例数起伏不定的背景下，在阳性病例数量较多时期以及包括重症监护室在内的各医院因 COVID-19 患者数量增加而面临压力时，重新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措施。总体上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宵禁限制了双方的夜间行动，同时还执行了检测要求。在双方的封锁水平发生变化时，报告了某些执行问题。除了对公共卫生的不利影响外，COVID-19 大流行继续产生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包括抵岛游客人数之低前所未有。

6. 在该岛两侧，为抗议一系列不满之处而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明显增加。要求达成解决方案的公众呼声也有所增加，在日内瓦非正式会议之前，向双方领导人和联合国发出的请愿书和信件也有所增加。例如，4 月 24 日，对立双方(由于 COVID-19 的限制)分头举行了一场大型的两族游行与和平活动“一起争取联邦”，以支持联邦解决方案，反对该岛的分治。“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平台”组织的代表宣读了一份由 120 个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组织签署的联合声明。另一个实体“现在团结塞浦路斯”开展了全岛青年活动家的组织和培训，举办了对话小组和在线网络研讨会，并与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和团体一起开展动员活动。由大约 70 个组织组成的两族和平倡议——“统一塞浦路斯”开始协商，并向全岛各地的实体、倡议、人士和民众发出呼吁，以建立一个公民制宪大会，将岛上有共同统一愿景的力量聚集在一起。最后，塞浦路斯对话论坛推出了一份基于英文、希腊文和土耳其文的开源材料的塞浦路斯和平进程数字指南，便于人们查阅数十年来有关塞浦路斯和谈的关键文件。该综合指南载有概括介绍和信息图表，编列了迄今提交的一系列和平建议的核心内容，以促进全岛进行以事实为基础的对话。尽管有这一波支持解决方案的活动，但双方的大多数塞浦路斯人仍然没有就这一问题公开接触。

7. 为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2561(2021)号决议要求双方就建立信任措施共同努力并重启和振兴技术委员会工作的呼吁，我的副特别顾问/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负责人在我的斡旋任务的支持下，于 3 月设立了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领导人代表定期举行的三边会晤，以便继续接触。在此期间，各级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存在。此外，只要三个过境点仍然关闭，过境点仍存在互不协调、各自不同的限制性程序，岛上的通行就仍然有限。缓冲区内和周围继续发生未经授权的活动，造成双方经常发生争端，我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最新报告(S/2021/635)对此有更详细的描述。积极的一面是，除了推动双方建立信任外，三边定期会晤也构成了一个论坛，以提出关切问题，诸如缓冲区内及邻近地区出现的关切问题，最终通过这一形式解决了协调 COVID-19 措施、重新开放过境点等几个问题。

8. 经过卫生技术委员会内的广泛讨论以及双方通过与我的副特别顾问兼特别代表的三边对话进行的广泛讨论，6 月 2 日，双方领导人决定协调与 COVID-19 有

关的措施，并重新开放剩余的三个过境点。6 月 4 日，过境点重新开放，新措施落实到位，这一决定在两个社区都很受欢迎。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瑞典大使馆的主持下组成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宗教轨道的宗教领袖继续开展活动，共同努力支持该岛的宗教自由、和解、共存与和平。由于疫情，宗教领袖于 6 月 7 日举行了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他们还发表了关于 5+1 非正式会议的声明，表达了他们希望结束目前的僵局，恢复关于该岛未来的对话，并倡导“加强我们社区之间的合作、对话和同理心，让记忆愈合，让信任取代恐惧，让希望生长”。在最近几个月里，塞浦路斯宗教领袖还对外表现出团结一致，齐声反对各种表现的仇恨言论，以及在双方地区发生的亵渎和破坏礼拜场所的案件。宗教领袖继续访问彼此的礼拜场所，为神职人员提供希腊语和土耳其语课程，并参加了国际妇女节网络研讨会，在此期间，来自两个社区的塞浦路斯信教妇女被邀请讨论全岛妇女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在大流行病期间，并分享关于她们领导的社区倡议的信息。

10. 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政党领导人和代表继续在斯洛伐克大使馆主持下举行会议，发表联合声明，敦促领导人表现出恢复谈判和商定建立信任措施的政治意愿。更多详情见我关于联塞部队的最新报告。

11. 基于两个社区间多年的讨论，包括通过经济和商业事务技术委员会进行的讨论，以及双方领导人在 2015 年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共识，欧洲联盟委员会于 4 月 12 日通过了“Χαλλούμι/Halloumi/Hellim”原产地标识一揽子计划。一揽子计划包括两项措施，一项是允许塞浦路斯岛上任何地方的生产商受益于 Halloumi/Hellim 的原产地标识地位，另一项是允许此种产品越过绿线，前提是生产产品所用的奶酪和牛奶符合所有欧洲联盟动物和公共卫生标准。

1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土族塞人和土耳其官员多次公开表示打算开发瓦罗沙，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将加强北部的经济，包括通过吸引旅游。这些声明和实地事态发展招致希族塞人的反对，他们强调，正在瓦罗沙进行的活动违反了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包括第 550(1984)和 789(1992)号决议以及 2020 年 10 月 9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该问题的主席声明(S/PRST/2020/9)。正如我在关于联塞部队的最新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瓦罗沙镇围栏区继续观察到实地事态发展。

13. 关于区域局势，在关于碳氢化合物勘探和海区主张——包括海洋界限划定——的紧张局势加剧一段时期之后，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出现这方面的重大事态发展。尽管这些问题远未得到解决，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并创造了一些新的对话势头，包括保证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对话。

三. 进程现状：在日内瓦举行的 5+1 非正式会议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卢特女士与两个社区的领导人及其代表以及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进行了多次面对面和虚拟的讨论。她还与欧洲联盟代表进行了接触。

15. 我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就塞浦路斯问题召开了 5+1 非正式会议，目的是确定是否存在共同点，以便双方在可预见的期限内谈判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举行这样一次非正式会议的想法最初是土耳其在 2017 年 7 月塞浦路斯问题会议在瑞士克朗-蒙大拿无果而终后由卢特女士开展的磋商中提出的。正如我在上一份关于我在塞浦路斯斡旋任务的报告中概述的那样，在与卢特女士磋商之后，双方和保证国都表示愿意参加在我主持下的这样一次会议。

16. 希族塞人领导人、土族塞人领导人以及希腊、土耳其和联合王国外交部长参加了 5+1 非正式会议，这是塞浦路斯问题会议以来各方首次聚首。会议期间，我与各方举行了一系列双边和全体会议，非正式和公开地就未来愿景和如何规划前进道路交换了意见。在我们的审议中，与会者以开放和坦率的态度与我并在彼此间分享了他们的观点，这使我们能够探讨共同点的程度，并考虑前进道路的想法和备选方案。

17. 正如我在 4 月 29 日公开解释的那样，土族塞人代表团表示的立场是，多年来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许多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包括最近在克朗-蒙大拿所做的努力，谈判建立两区两族联邦的努力已经耗尽。他们认为土族塞人拥有固有的主权平等，应该享有平等的国际地位。在他们看来，解决方案应该建立在两个国家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希族塞人代表团表示的立场是，谈判应从克朗-蒙大拿中断的地方恢复，目标是在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2014 年联合声明、现有工作成果、我在克朗-蒙大拿提出的六项要素的基础上，并按照欧洲联盟文书，达成基于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的解决方案。

18. 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但在非正式会议期间没有找到足够的共同点，无法恢复有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式谈判。尽管结果如此，但各方同意继续对话，目标是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前进，以便开始正式谈判。

四. 进程现状：我的斡旋任务开展的活动

19. 我的副特别顾问和斡旋任务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开展了密集的外联方案，与全岛的政党、经济行为体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接触，还定期与欧洲联盟官员、世界银行和外交界举行会议。就 5+1 非正式会议的前景、双方的准备状态和岛上的社会经济形势交换了意见。还着力于应对 COVID-19 的负面影响、推进建立信任措施以及恢复和重振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20. 我的副特别顾问还举行了一些高级别会晤，包括在联合王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多米尼克 • 拉布、西班牙外交、欧盟与合作大臣玛丽亚 • 阿兰萨苏 • 冈萨雷斯 • 拉亚、斯洛伐克欧洲和外交事务部长伊万 • 科尔乔克以及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 • 博雷利分别访问塞浦路斯期间与其会晤。我的斡旋任务继续定期与世界银行对口单位举行会议，特别是讨论继续传播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解决方案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结果的问题，该评估是斡旋任务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53(2019)号决议的呼吁，在世行支持下于 2019 年底完成的。

2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略有恢复，之前经历了一段较为平静的时期，这是由于 COVID-19 的影响和土族塞人领导层于 2020 年 10 月发生更迭，新一批土族塞人成员在 2021 年 2 月被任命到各个委员会。作为恢复和振兴委员会活动的努力的一部分，我的斡旋任务定期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领导人的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委员会的现状和前进方向。在这些会谈中，双方重申对技术委员会的支持，并强调其改善塞浦路斯人日常生活的工作很有价值。还向双方建议在体育和建设和平领域进行可能的合作。

22. 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这些努力并不总是导致具体活动完全重新启动。虽然除过境点技术委员会外，所有委员会都恢复了接触，但大多数委员会只是零星开会。广播技术委员会继续与相同的成员一起工作，而文化、教育、环境、性别平等和人道主义事务等技术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发生变化后，都举行了部分或全部成员的介绍性会议。虽然这些委员会讨论了未来的工作，包括可能的项目想法，但由于日程安排困难和新成员需要熟悉情况，大多数委员会的活动全面恢复工作出现了延误。

23. 我的斡旋任务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于 2 月 22 日至 25 日为所有委员会的小组组长组织了关于欧洲联盟资助的技术委员会支助机制的虚拟情况介绍会，鼓励更多地利用可用于其项目和倡议的资金，并告知他们在筹备和执行活动方面也可获得的实际支持。供资机制的目的是协助技术委员会建设能力，提高其联合工作的影响力和可见度。虽然犯罪和刑事事项、教育、环境和卫生等技术委员会正在讨论和实施项目，该机制还为某些委员会会议提供了有益的翻译服务，但资金仍远未得到充分利用。虽然供资期间已延长至 2022 年 4 月底，以使技术委员会能够在今后进一步利用该机制，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提出新的项目。

24.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561(2021)号决议的要求，双方在此期间决定作为优先事项努力应对 COVID-19 的负面影响，重点关注与卫生和福利、两族之间的接触以及这一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有关的问题。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所有技术委员会都被要求确定各自任务范围内的相关问题，供两位领导人的代表审议，而卫生技术委员会的具体任务是讨论将提交给两族领导人的一揽子措施。还着重于经济和商业事务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在中断几个月后举行了四次会议。该委员会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成员在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提出了建议，包括如何解决大流行病带来的经济影响，同时促进更大的经济联系和增加岛内贸易。

25. 虽然向欧洲联盟成员国提供疫苗的工作遇到了一些延误，但欧洲联盟委员会报告称，将提供欧洲联盟批准的疫苗，以满足所有塞浦路斯人的需求。卫生技术委员会的任务是监督两族之间的疫苗转让。据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称，截至 6 月 18 日，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局共收到 831 205 剂，据卫生技术委员会称，其中 61 050 剂已转送到北部。双方正在就今后通过过境点和岛内及离岛旅行时的疫苗接种承认问题开展工作。

26. 还决定，将特别重视解决非正常移民问题，性别平等、人道主义事务、危机管理以及犯罪和刑事事项等技术委员会将举行会议，分享信息，作为解决这一情况的第一步。5 月 12 日，在我的斡旋任务协助下，举行了由来自两族的专家参加

的第一次关于非正常移民问题的虚拟会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驻塞浦路斯代表出席会议。目前正在讨论如何进行工作，以及是否设立一个常设机构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定期对话。

27. 共有四个委员会(卫生、文化遗产、广播、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仍然充分保持活跃，定期举行会议并执行正在进行的项目。卫生技术委员会保持了定期接触，特别是通过两位共同主席之间的频繁互动，就各自方面的 COVID-19 对策交流相关信息。共同主席除了监督疫苗的交付外，还协助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的顺利提供。事实证明，数周的讨论，在卫生技术委员会制定的一套统一的 COVID-19 相关措施基础上达成的共识，以及我的副特别顾问与两位领导人代表的定期接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在 6 月 2 日就重新开放其余三个过境点和统一所有过境点与疫情相关的程序宣布达成协议。

28. 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完成了几个地点的保护工作，包括历史悠久的 Afendrika 考古遗址、两个历史喷泉、两个希族塞人墓地和两个土族塞人墓地，这些都是试点项目的一部分。其他几个地点则受益于紧急支持工程。委员会还为全岛的保护工程和设计启动了大量招标进程。5 月 25 日，委员会被授予欧洲遗产奖/欧罗巴·诺斯特拉奖的遗产事业奉献奖，以表彰委员会在保护和完善文化遗产、纪念碑和遗址方面的高度承诺、公民参与和卓越表现。

29. 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通过其小组委员会、联合联络室(又称联合通信室)成功地继续开展日常工作，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促进了双方移交两名嫌疑人，交换了 151 份关于犯罪和刑事问题的信息。

30. 如我上次报告所述，在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成员发生变化后，重新开始了该委员会成员间的接触。2021 年初，斡旋任务促成了两位共同主席的会议，期间讨论了委员会的未来工作，包括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83(2019)号决议的要求，并像随后决议中反复提及的那样，制定一项支持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谈判的行动计划。

31. 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讨论了正在开发的项目，并开始准备恢复其活动，包括即将到来学年(2021/22 年度)的“想象”项目。

32. 虽然过境点技术委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举行会议，但在上述三边对话的讨论中定期讨论了重新开放过境点的问题。

33. 虽然在三边定期会议的讨论中提出了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但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在技术委员会以外的单项建立信任措施没有得到推进。

34. 尽管面临 COVID-19 带来的持续限制，我的斡旋任务团和联塞部队继续共同努力，支持落实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包括通过虚拟论坛促进妇女积极参与建立和平。这些努力包括与女性民间社会活动家、妇女组织和平台接触并为其提供支持。这些行为体在日内瓦 5+1 非正式会议之前走到一起，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即鼓励各方确保妇女的有效参与，并在非正式会议上和将来双方开始全面谈判的情况下纳入性别视角。族裔间妇女团体“跨越鸿沟的手”开展了外联活动，与该

岛双方的决策者和外交界人士举行了会议。一些妇女组织和平台发表声明，并在5+1 非正式会议前致函各方。虽然这些举措对公共讨论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并没有对妇女在双方代表团中的参与程度产生影响，妇女的参与程度微乎其微。然而，这些举措反映了支持寻找解决方案的族裔间活动不断增加的趋势，是迈出的积极一步，以进一步提高关键利益攸关方对妇女在和平进程方面的观点的认识。

35. 2 月 22 日，我的斡旋任务团与联塞部队合作，继续根据安全理事会的要求，提高各项举措受到关注的程度(如为妇女提供基本金融知识)，并宣传该决议要求的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结果。该评估由斡旋任务团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评估结果证实，推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会增加目前政治现状带来的经济和非经济成本。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还完成了将评估报告翻译成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的工作，两份文件都可以在我的斡旋任务网站上自由查阅。[2]

36. 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状况及其对和平进程的影响，还主要通过虚拟方式加强了与双方企业界的联系。此类外联活动不仅覆盖妇女领导企业的所有者和妇女企业协会的代表，也包括一些使馆，这些使馆有兴趣支持相关努力，促进讨论解决方案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及需要落实政策，确保解决方案能更有效地使女性和男性都从中受益。与企业界对话者的接触尤其关注女性和年轻企业家，并向家族企业的年轻女性成员、成熟的女性公司负责人以及年轻女性企业家征求意见。

37.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的斡旋任务团继续与联塞部队合作开展环境建设和平倡议，并支持在缓冲区和全岛开展强调和应对环境挑战的活动，包括为此与民间社会联络。在 3 月 22 日的世界水日，与环境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合作，发起了主题为“水对你意味着什么？”的全岛青年摄影比赛，比赛以 6 月 17 日举行的专题小组讨论落幕。在本期间，还为推出联合国环境与和平青年卫士方案的第二次活动开展了筹备工作。

3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的斡旋任务团在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族群进行了民意调查。两个族群的大多数受访者再次确认他们希望达成彼此商定的解决方案，并认为必须尽快达成解决方案。尽管接受调查的受访者表达了愿望和紧迫感，但他们中间对事实上能达成解决方案有信心的人要少得多。调查还显示，虽然岛上与 COVID-19 有关的问题没有对两个族群各自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但导致了人们对达成解决方案的期望值降低。

五. 意见

39. 自克朗-蒙大拿的历史性机遇以来，时间的流逝使在塞浦路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我之所以在日内瓦召集双方，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参加 5+1 非正式会议的意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们能够会晤并交换看法，以确定是否存在共同点，进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通过谈判持久解

[2] 见 https://uncyprustalks.unmissions.org/launch-un-world-bank-gender-sensitive-socio-economic-impactassesment-settlement-cyprus。

决塞浦路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关键和困难的问题，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在无前提条件召开的非正式会议上，各方能够以开放的方式表达立场是有益的；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作为秘书长，我在塞浦路斯问题谈判中遵循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这些决议确立了联合国的框架。

40. 五十多年来，双方一直寻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帮助，以解决久拖不决的塞浦路斯问题。塞浦路斯的和平进程是独一无二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拥有平等的固有权利，并在这一进程中平等地进行谈判。安全理事会在近 50 年来的众多决议中明确表示，塞浦路斯岛上只有一个主权国家。与此同时，我注意到岛上的现实，双方已向我表示，必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真正的政治平等将体现为共同和有效地参与岛上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41. 现在距克朗-蒙大拿已有四年了，我重申，问题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虽然能否就恢复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找到共同点仍有待观察，但应该忆及的是，该进程的未来仍掌握在双方，特别是两位塞浦路斯领导人手中。从本报告所附双方提供的书面最新情况中可以看出，双方的立场仍然相去甚远。在我们努力支持双方寻求共同点的同时，双方表现出灵活性和政治意愿，并清醒地看到塞浦路斯人的最大利益，这将是至关重要的。

42. 安全理事会赋予我一项明确的授权，指导了我的努力。我重申，我决心继续协助双方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达成全面解决方案，以便为所有塞浦路斯人、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带来持久的安全和福祉，他们理应在行使平等的固有权利的情况下共同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因此，我敦促双方建设性地继续进行磋商，以便恢复有意义的谈判。

43. 我的斡旋任务在我的副特别顾问领导和指导下，正在岛上努力促进社区之间的和睦和改善氛围。已做了重要工作，支持双方重启技术委员会，审议建立信任措施，并相互接触，解决岛内严重问题，包括优先解决 COVID-19 的负面影响。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副特别顾问主持的三边会议和相关讨论的频率很高，与上一期间相比，参与度大幅增加。鉴于目前没有进行全面谈判，这是积极的一点，我鼓励塞浦路斯双方继续以这种方式与联合国接触。

44. 与此同时，尽管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仍然认为对这些机构的利用严重不足。我强烈敦促双方共同努力，采取建立信任措施，重振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以便它们能够同样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561(2021)号决议发挥潜力，改善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我敦促领导人超越讨论的范围，向所有委员会提供政治支持和指导，以充分重振其工作。

45.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561(2021)号决议的呼吁，我欢迎两位领导人决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赋予卫生技术委员会权力，以便就一套 COVID-19 大流行期间管理过境点的统一措施以及全面重新开放过境点达成共识。两位领导人于 6 月 2 日宣布达成的关于统一措施和重新开放仍处于关闭状态的三个过境点的协议是好的兆头。

46. 根据我最近于 2 月 17 日就全球疫苗公平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所作的发言，我强调向两个社区提供欧洲联盟批准的疫苗以及公平分享这些疫苗的重要性，这既是为了确保岛上的公共卫生安全，也是作为一项关键的建立信任措施。

47. 两个经济体继续日益疏远，差距越来越大，而社区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仍然有限。这两个社区都可以从更大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受益。这两个社区还可以从听到关于一般岛内合作、特别是有青年参与的合作的积极例子中受益。在体育方面开展合作，通过体育活动，包括可能通过建立一个技术委员会，将青年聚集在一起，促进两个社区之间的互动，这一想法值得考虑。

48. 我欢迎欧洲联盟将塞浦路斯共同遗产——Halloumi/Hellim——登记为原产地标识。这一成就有可能促进两个社区的经济，并以符合欧洲联盟动物和公共卫生标准的方式增加跨绿线贸易。我希望以充分惠及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生产者的方式实施原产地标识产品登记。

49. 我继续密切监测塞浦路斯及其周边的事态发展。我呼吁领导人以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双方关切的问题，特别是在为找到共同点以便可以开始正式谈判而继续进行磋商的时候。我一再强调，必须避免在岛上采取行动，包括在瓦罗沙采取行动，因为这些行动可能会使双方之间找到共同点的机会复杂化，或者可能引发紧张局势。我重申，我对该镇围栏区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并回顾联合国的立场保持不变。我还回顾安全理事会主席 2020 年 10 月 9 日的声明和安理会有关瓦罗沙的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550(1984)和 789(1992)号决议，以及充分遵守这些决议的重要性。我再次强调，该岛周围的自然资源应使双方社区受益，并成为双方在塞浦路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持久解决办法和开展更深层次区域合作的强大动力。我欢迎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为就双方有分歧的问题进行区域内对话、包括保证国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对话而采取的积极步骤。

50. 随着多年来该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对局势的疲劳感和对这一进程的怀疑情绪都已加深。塞浦路斯谈判仍然是非公开谈判，且以领导人为专注点，与公众分享的信息不足，参与的行为体很少。尽管我的报告和安全理事会决议一再呼吁让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民间社会行为体参与，但塞浦路斯的和平谈判持续了几十年，却没有民间社会的显著投入，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自开始以来一直是专属于第 1 轨道的事务。因此，令人振奋的是，在 5+1 非正式会议之前，两个社区中支持解决的声音都加强了活动。我赞同安理会支持加强公民参与和建立信任，并敦促领导人更加明确地鼓励两个社区之间的接触与合作。领导人应大力考虑让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参与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和任何恢复的和平谈判，包括让妇女、少数群体、青年和残疾人参与。我强调两个联合国实地任务在这方面及其相辅相成的活动中发挥的重要支持作用。这两个任务都将推动这一接触。

51. 我特别鼓励双方遵循安全理事会自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以来的历项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妇女参与的国际最佳做法。我本希望参加 4 月 5+1 非正式会议的塞浦路斯代表团在这方面更具包容性，我敦促双方确保其今后代表团中至少有 30%的妇女，并探讨如何确保妇女有效参与，以及将性别观点纳入可能恢复的谈判进程。在这方面，我敦促领导人要求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作为优先事项，并按

照安理会第 2483(2019)号决议的要求及其后各项决议所强调的那样，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支持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谈判。在制定此类行动计划时，委员会除其他外，应考虑如何最好地接触、支持妇女民间社会团体并维持与这些团体的联系。我还敦促领导人认真考虑执行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建议，以消除阻碍妇女充分参与经济活动的现有障碍，不仅使今天的妇女受益，而且确保未来的和平协定将更平等地惠及塞浦路斯男女。

52. 今后几个月可能证明会对塞浦路斯和平进程的未来起决定性作用，可能会对该岛以及东地中海地区产生影响。虽然国际行为体需要做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准备，但我首先期待塞浦路斯：期待领导人真正按照自己人民的最佳利益行事，并向其选民清楚地解释利害在哪里；期待所有塞浦路斯人--从政党领导人、经济行为体到整个社会--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然而，保证国也必须准备好支持为结束这一长期争端所做的努力，以造福于所有塞浦路斯人。有关各方需要认识到，如果现在不采取果断行动，塞浦路斯境内和周边的持续动态可能会使达成可为双方接受的塞浦路斯问题解决方案的今后努力无法实现。

53. 我谨感谢伊丽莎白·什佩哈尔担任我的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并感谢卢特女士代表我进行磋商。我还对在我的塞浦路斯斡旋任务中服务的所有男女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专心致志地执着履行赋予他们的职责。

附件一

希族塞人领导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561(2021)号决议向秘书长斡旋任务提交的书面最新情况通报

本文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561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鼓励“两族领导人向秘书长斡旋团队提供书面最新通报，说明他们自本决议通过以来为支持本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第 5、6 和 8 段而采取的行动，以期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本最新情况通报列入了与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任务框架内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有关的所有事态发展，无论是国家间还是族群间的。对族群的提及不妨碍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对联塞部队的提及不妨碍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部队东道国的地位。

一. 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

在 2017 年 7 月塞浦路斯问题克朗-蒙大拿会议无果而终以来的 4 年里，我们一直努力从和平进程中断之处并根据商定的职权范围重拾和恢复和平进程，但我们的努力遭到破坏，因为安卡拉方面顽固拒绝让塞浦路斯领导的进程向前推进，尽管两族领导人在 2019 年 8 月达成了原则性协议，而且该协议随后于 11 月在柏林与联合国秘书长举行的三方会议上得到确认。

尽管在克朗-蒙大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一项战略协议，而且塞浦路斯两位领导人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达成了谅解，但任何恢复和结束谈判的尝试都遭到安卡拉的抵制，商定的框架也遭到有系统的破坏，认为该框架不符合土耳其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看法。

与此同时，土耳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在塞浦路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进行非法挑衅活动，侵犯土耳其部队停火线和斯特罗维利亚沿线的军事现状，并肆意妄为开放瓦罗沙围栏区的海滨，这些行为制造了一种极其消极的政治气氛，严重危及和平进程的前景，并为重新鼓吹“两国”解决方案(现在被称为“范式转变”)的老论调铺路。

土族塞人在安卡拉的公开鼓励下，事实上最终转变了对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形式的立场，从统一转变为分治，承认两个国家和主权平等，并因此在联合国确立的谈判范围之外重定立场。有鉴于此，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 5+1 会议没有达成恢复谈判的协议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安卡拉和土族塞人领导层坚持认为，两族之间的信任已经丧失，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和平进程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但他们关于克朗-蒙大拿会谈情况的说法恰恰说明，我们已经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和建设性态度，为使双方的立场尽可能接近，我们在最后阶段提出了一项超出我们先前接受范围的全面建议。

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现在坚持其顽固的书面立场，将承认塞浦路斯的两个国家作为恢复谈判的先决条件，并期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忽略其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决议，同时拒绝让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任何其他作用。这等于严重阻碍联合国秘书长为寻找共同立场、从而推进该进程迈向下一步所做的努力。

我们还严重关切地注意到，安卡拉一直保持对塞浦路斯的敌对言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一再威胁对塞浦路斯及其周边地区使用军事力量，为此除其他外，对 Lefkonoiko 非法机场进行升级，根据土耳其最高级别官员的声明，土耳其的无人机现在就停在那里，准备用于在塞浦路斯和该区域的军事行动。

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一再呼吁不要在瓦罗沙围栏区制造新的既成事实，但他们继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以打破他们所谓的“舒适区”为借口，实施进一步的侵犯计划，导致紧张局势加剧，进而对和平进程造成潜在破坏性影响。

不应让塞浦路斯和平进程沦为武力策略，不应让恐吓和威胁有立足之地，也不应接受任何基于联合国既定范围之外的要求提出的最后通牒，因为在东地中海区域处于困难关头之际，所有这些都会严重阻碍恢复塞浦路斯和平进程的努力，而且有违联合国秘书长在日内瓦发出的不要采取此类行动的呼吁。

然而，考虑到地理因素，我们不能对和平进程产生动摇。由于延长现状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寻求和平解决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同时我们愿意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努力保持这一进程的活力和机会之窗的开放。在这方面，我们将继续与秘书长特使简•霍尔•卢特女士合作，筹备联合国秘书长宣布的未来几周在日内瓦举行的非正式会议。

如前所述，我们愿意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顾及土族塞人方面表达的关切，在联合国决议规定的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的商定基础上，讨论建立拥有单一主权、公民身份和国际人格的联邦。特别是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出致力于权力下放的想法，这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让各级行政部门尽可能地参与决策和执行，尽可能地接近人民，减少潜在摩擦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加强国家的整体运作。

此外，我们要强调，我们真诚而坚定地认为，就实质性问题进行真诚谈判是最佳前行办法。在日内瓦听取了土族塞人领导人的发言后，我们已经解释过，只要我们按照联合国既定范围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克朗-蒙大拿提出的框架的逻辑和方法，就所有问题、包括领土和财产以及安全和保障达成战略协议，任何关切问题都可以讨论。

为了恢复具有现实成功前景的实质性谈判，必须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因此，我们把创造一个有利于谈判取得成果的环境作为优先事项。为此，我们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揽子突破性的建立信任措施建议(包括瓦罗沙)，旨在帮助创造急需的适当条件。我们认为，现在是我们建设性参与的意愿得到回报的时候了。

我们对和平的塞浦路斯的愿景坚定地保持在既定框架内，建立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规定的政治平等的两区两族联邦的解决方案基础上。

在我们致力于开展有意义和富有成果的进程时，我们需要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以使各方认识到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恢复谈判前景的行动。我们的做法应始终符合我们的期望，即在塞浦路斯和本区域建立和平、稳定和繁荣。

二. 有效的直接军事接触机制

鉴于塞浦路斯境内及周边地区局势紧张，包括因被占领地区内的军事能力提升而产生的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迫切需要在联塞部队的协助下，在塞浦路斯境内对立双方部队之间建立一个直接军事接触机制。

考虑到瓦罗沙围栏区不断有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行为，而且土耳其占领军阻挠和干涉联塞部队履行职责，使后者无法执行授权任务，就更有必要建立这样的机制。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呼吁有关各方参与讨论，这表明迫切需要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在这方面，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已于 2019 年 12 月提出了一项建议，概述了对立双方部队(即国民警卫队和土耳其占领军)之间建立指挥官一级直接军事接触的机制框架，该机制将由联塞部队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6(1964)号决议规定的授权，在相应级别提供协助。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随时准备开展进一步讨论；同时，我们期待联塞部队采取坚定果断的立场，有效威慑土耳其占领军的进一步挑衅行为。

三. 失踪人员委员会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仍然是和平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各方的支持确实被认为是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方面，我们要再次强调，必须允许查阅 1963 年、1964 年和 1974 年在塞浦路斯有军事或警察存在的国家和组织的相关档案，以使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特别是土耳其的军事档案，尤其是 1974 年前后的档案。土耳其有义务尽职尽责，真诚地提供档案资料，以帮助确定塞浦路斯失踪人员的命运。

查阅军事档案，除其他外，将提供有关失踪人员主要埋葬地点以及次要地点的信息，因为大量遗骸被重新安置，使委员会的工作极为困难。

正如过去多次指出的那样，准许查阅这些档案并获得有关失踪人员命运问题的相关信息确实至关重要，这是冲突中严重的人道主义挑战之一。

四. 过境点

尽管 COVID-19 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共卫生构成严重挑战，但塞浦路斯最近几周的情况好转，许多限制得以逐步取消。另外，考虑到疫苗接种方案的

进展，已责成卫生技术委员会促进就恢复原状(即疫情暴发采取紧急措施之前的状况)的最佳办法交换意见。

应该指出的是，根据两族领导人的谅解，2020 年 6 月开始逐步取消过境点的限制。虽然我们充分尊重了这一谅解，但事实上，土族塞人方面没有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承诺，这给民众、主要是那些日常生活受到不利影响的人造成了紧张和痛苦。

我们将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列为优先事项，最近几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便利过境，同时通过协调统一各个过境点的做法，保持尽可能高的公共健康安全保护水平。基于专家在卫生技术委员会框架内的工作，我们达成了一项谅解，即从 2021 年 6 月起恢复原状。

正如当时宣布的那样，过境点可望促进无阻通行和族群间接触，同时我们希望这也将有助于增进信任，创造积极势头，这将有利于所有塞浦路斯人，并将加强我们在和平进程框架内的努力。

五. 技术委员会

积极势头以及为恢复疫情前的原状而采取的切实措施有望使各技术委员会能够加快工作步伐。诚然，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也在努力坚持工作，但疫情造成了各种限制，加上委员会许多成员发生了变化，他们在任务框架内的工作无疑受到了明显影响，他们致力于减轻现状和该岛事实上的分裂对所有塞浦路斯人日常生活的不利影响，疫情带来的挑战加剧了这种影响。

如前所述，卫生技术委员会带头努力应对 COVID-19 疫情带来的额外挑战，特别是交流实时科学信息，处理有关医疗病例的紧急请求，促进为土族塞人社区提供药品和疫苗。同时，他们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和就保护公众健康的必要措施交换意见和信息，成功指导了“蚊媒识别和分布”项目，以应对疾病传播的风险，使项目进入了最后阶段。

环境技术委员会的在线平台大致处于同一阶段，该平台旨在拉近两族专家之间的距离，以便交流经验和信息，同时确定未来将实施的必要关键环境项目。

教育技术委员会的旗舰举措——编写补充教材(30 个教案)的项目也已接近尾声。这些教案围绕“儿童的参与权”，开展各种专题领域的讨论，专题领域基于但不限于建设和平、文化间对话、人权和反种族主义教育。同时，“想象”项目的规划侧重于下一学年的准备工作，因为最近几个月的情况证明不利于及时实施今年的规划。

该委员会还与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合作协同，启动了“传统的校园霸凌和网络欺凌的普遍性、关联性和预防”项目。这个项目包括收集关于陈规定型观念、偏见和其他欺凌因素的系统数据，进行研究，确定风险和保护因素，并将这些信息用于教师培训。还有一个项目有望从技术委员会工作的加强中获益。

尽管最近几个月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但在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的主持下，根据无论何时发生犯罪都不让罪犯逍遥法外的原则，联合联络室一直不间断地开展工作，促进交流有关犯罪活动的信息。

我们认为，联合联络室作为交流敏感信息的既定可信渠道，在一些相关技术委员会(如犯罪和刑事事务、人道主义事务、危机管理、性别平等)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用下以及必要时在专家的协助下，将对我们分析非正常移民的多层面现象和确定部门挑战的努力极为有用。

创业和商业事务技术委员会已经恢复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车辆保险和回收。后一个问题可以与环境技术委员会合作进行进一步阐述。

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稳步开展工作，可望为未来几个月定下基调。2021 年有 31 个项目完成或正在进行中，委员会制定了前瞻性规划。

在努力创造更好的实地条件和更积极的政治气氛的同时，现在也是各技术委员会在各自任务框架内努力满足期望的关键时刻。

我们将继续鼓励他们利用一切可用工具，特别是欧盟在《援助条例》框架内资助的支助机制，以便继续和加强他们的工作，同时铭记他们在创造更积极的政治环境方面的宝贵贡献，以及他们对和平进程中实质性谈判的补充作用。

附件二

土族塞人方面为支持 2021 年 1 月 29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2561(2021)号决议的有关部分而采取的行动

一. 为支持达成可持续全面解决方案而采取的行动

塞浦路斯岛新愿景

a 背景简介

作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五任总统，我为塞浦路斯岛和整个地区提出了一个新愿景。这一愿景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对岛上双方以及东地中海地区都有利。

塞浦路斯岛一直受挟于不可持续的现状，这种现状以各种方式伤害着土族塞人，涉及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这种不公正的现象必须结束。

考虑到联合国为实现基于平等的两族、两区联邦解决方案所做的反复努力已经失败，我们必须改变游戏规则，为实现公正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开辟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失败的谈判，使基于两区和两族联邦模式的解决方案走到尽头。

除了改变解决方案所依据的基础之外，寻找解决方案的进程还需要解决双方之间缺乏平衡的问题——这是违反平等原则的主要方面，也阻碍了基于平等的解决方案。希族塞人方面继续享有自 1963 年 12 月以来作为两族伙伴塞浦路斯共和国唯一代表的不法地位，并在这为其提供的舒适区内参与谈判，与此同时，土族塞人却继续遭受非人道的孤立，尽管他们一直采取建设性的立场。国际社会给予希族塞人方面的不公正特权，使他们无法与土族塞人方面平等地分享权力。

我国人民坚定支持过去的谈判进程，明确体现这一点的是，我们接受了几乎所有联合国提出的解决计划，包括 2004 年题为“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计划”的联合国计划(“安南计划”)，在塞浦路斯解决方案谈判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提交计划，供双方各自的选民在同时分别进行的全民投票中批准。

接下来发生的事很能说明问题；土族塞人继续在孤立和限制下受苦，尽管我们压倒性地支持得到国际支持的联合国计划，而希族塞人，尽管他们压倒性地拒绝了解决计划，却成为欧盟的成员，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国际地位。这种情况进一步强化了希族塞人方面在谈判过程中的不妥协立场。

如果这不是不公正，那是什么？

b 在日内瓦举行的 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前的活动

我一直在与主要国际领导人进行的各类会议上分享我的愿景。

2021年1月25日，我与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举行了电话会议，除了我的愿景之外，我还分享了我对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期望。

2021年2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发出邀请，表示他打算于2021年4月27日至29日在日内瓦举行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并指出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各方是否存在共同点，以启动有时限的新正式谈判进程，在可预见的未来，在塞浦路斯实现公正、现实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于2021年3月1日以书面形式立即接受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并表示我打算以开放的心态和必要的决心参加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探讨是否存在共同点，为正式谈判铺平道路。我强调，在半个多世纪的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进程失败后，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鉴于国际公认的观点，即现状是不可持续和不可接受的，我强调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原则性表述，即“这一次必须有所不同”，并确认我决心将这些语言化为行动。

我还重申，土族塞人方面的目标是在岛上两国固有的主权平等和平等国际地位的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并在双方之间进行合作。我强调了我的信念，即双方在上述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不仅会给岛上的两个民族带来互利，而且也会促进我们地区急需的安全、稳定与合作。

在筹备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过程中，我还与一些高级官员分享了我的愿景。其中，我会见了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先生阁下；联合王国首席大臣兼外交、英联邦和发展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先生阁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先生阁下；联合王国欧洲邻国和美洲事务大臣温迪・莫顿女士阁下，以及来自许多国家的大使。

在此期间，我还于1月11日、3月8日和4月11日与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会面，为日内瓦会议做准备。

在我前往日内瓦之前，2021年4月26日，我会见了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先生阁下。作为保证国和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与会者之一，埃尔多安总统重申，土耳其共和国在最高级别上全力支持土族塞人的愿景。

c　*在日内瓦举行的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

2021年4月27日，我在日内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举行了第一次双边会议。我感谢联合国秘书长组织了自疫情爆发以来关于塞浦路斯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并感谢他的团队为落实非正式会议所做的辛勤努力。

利用这一机会，我明确表示，必须改变游戏规则，从失败的进程中吸取教训。我重申了我的信念，即必须放弃两区、两族联邦这一已经耗尽的基础。我还指出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选举的结果，这清楚表明土族塞人不再赞同以联邦模式为基础。我强调，我国人民委托我在两个国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因为要在塞浦路斯实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为地区提供稳定、和平共处与合作，最好的办法是相互尊重，承认两个国家固有的主权平等和平等的国际地位。事实是，

1963 年 12 月篡夺基于两族伙伴关系的塞浦路斯共和国造成的结果是实际上的分离，以及出于需要，在岛上出现了两个不同民族各自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关。

由土族塞人民主意愿决定的新任务也说明需要转变范式，结束不可持续的现状，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也承认这一点。我强调，这只能通过新的基础来实现。

我对联合国秘书长说：

> “我们不是在一天之内走到这一步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背后是我国人民进行的长期艰苦斗争。这是一场为生存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他们是塞浦路斯岛平等的共同拥有者，也是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共同创始伙伴，而该共和国在 1963 年被希族塞人摧毁。这不仅意味着生命、家园和财产的毁灭，也意味着两族合作共和国本身的毁灭。我们被强行赶出这个共和国，此后，这个共和国一直被希族塞人方面垄断和占领，现在仍然如此。”

在此背景下，我提醒说，土族塞人方面还是本着诚意进行了谈判，以寻求解决塞浦路斯争端。然而，希族塞人方面，正如他们自己的前外交部长所确认的那样，拒绝了至少 15 份联合国解决争端的主要文件，其中包括 1992 年的“一套设想”、1994 年的“建立信任措施”一揽子计划，最后是 2004 年的“安南计划”。在全民投票刚刚结束后，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 2004 年 5 月 28 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中写道：“被拒绝的是解决方案本身，而不仅仅是一个蓝图”(第 83 段)。

这种顽固态度的最后一例是 2017 年在克朗-蒙大拿，联合国秘书长亲眼看到了这一情形。显然，希族塞人方面根深蒂固的统治和霸权思想并没有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土族塞人要维护和保护我们在塞浦路斯岛的生存、身份和平等权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尊重我们的自决权、平等的国际地位和主权平等。国际法并不准许对双方进行区别对待，双方本来就是平等的。

我告诉联合国秘书长，土族塞人方面认为，要为解决问题准备条件，就必须承认双方的主权平等和平等国际地位，并强调在岛上现有的政治不对称情况下进行的任何谈判都不会产生结果，50 多年来毫无结果的谈判就证明了这一点。

除此以外，我还提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注意，取消对土族塞人的孤立和限制，将极大促进为可持续解决办法奠定基础的努力，使竞争环境更加公平。这还将帮助双方建立信任，进而增强双方当局之间的合作前景。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 5+联合国非正式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作为总统代表我国人民向与会者致辞。在我的讲话中，我分享了土族塞人关于公正、现实和可持续解决方案的办法，将其作为启动新正式进程的共同基础。我根据无数报告和官方声明的摘录，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两区、两族联邦的基础已经耗尽，只能使不可持续的现状长期持续下去。

我从 1960 年以来的个人经历出发，和与会者分享了那些艰难的日子，当时我已故的父亲吕斯特姆•塔塔尔先生是 1960 年合作共和国的审计长，由于他的土族塞人身份，他不能去工作，因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在我的探讨中，我解释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希族塞人和希腊人的观点，即塞浦路斯是希腊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及双方的不平等地位，这种不平等在 1963 年伙伴国家被篡夺并被持续占领后，违反 1960 年条约和宪法而产生。这导致了一个纯粹由希族塞人组成的行政当局，在国际上自诩为“整个塞浦路斯的唯一合法政府”。

仅仅是国际承认的事实，无论多么广泛，都不能成为违反国内宪法和国际条约法的借口或赋予其合法性，但希族塞人方面通过这种方式篡夺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名称和政府。

土族塞人方面是 1960 年条约(《保证条约》、《建国条约》和《联盟条约》)的缔约方之一、塞浦路斯共和国合作国家的共同创始方和共同所有方，这反映了其固有的主权平等和平等地位。我澄清说，土族塞人方面拥有国家的所有属性，因此有权享有希族塞人方面有权享有并正在行使的相同权利和地位。

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还以书面形式分享了土族塞人关于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提案。

土族塞人提案的实质是承认土族塞人国家固有的主权平等和平等国际地位，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岛上现有的两个国家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这将为注重结果、有时限的谈判铺平道路，以实现现实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我解释说，长期以来，土族塞人方面一直被视为旁观者，甚至不存在，而决议、决定、声明都是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在他们甚至没有代表或被听到的平台上通过的，而希族塞人方面在篡夺和垄断了政府头衔后，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对局势完全扭曲、片面的看法。

我在我们的提案中指出，正是基于切实经验和急剧变化的地方、区域和国际环境，加上岛上目前的现实情况，迫使土族塞人方面提出新提案，使塞浦路斯成为享有可持续稳定和和平共处的岛屿。

我表示，土族塞人方面愿意迎接挑战，即这一次必须有所不同，将新的愿景变为明确和实际的条件。

此外，在这方面，我表示我们愿意采取必要步骤，不仅要纠正土族塞人继续遭受的严重不公正，而且要消除阻碍可持续解决办法的失败根源。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日内瓦提出的土族塞人提案如下：

(1) 联合国秘书长采取主动，以便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确保双方的平等国际地位和主权平等。这样一项决议将为两个现有国家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奠定新的基础。

(2) 一旦双方的平等国际地位和主权平等通过上述安排得到保障，双方将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在这一新基础上进行注重成果、有时限的谈判，以缔结一项自由达成和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协定。

(3) 谈判将聚焦两个独立国家未来的关系、财产、安全和边界调整以及与欧盟的关系。

(4) 谈判将得到土耳其、希腊和联合王国的支持，并酌情由欧盟担任观察员提供支持。

(5) 在任何协定中，两国将相互承认对方；三个保证国将支持这一点。

(6) 通过这些谈判达成的任何协定都将在两国分别同时举行的全民投票中提交以获得批准。

2021 年 4 月 28 日，我首先在我们的第二次双边会议上向联合国秘书长解释了土族塞人新提案背后的理由，然后向第二次全体会议与会者解释了这一理由。

土族塞人提案背后的理由如下：

- 在同样失败做法的基础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谈判向我们表明，应该在平等国家之间进行注重成果的谈判。只有在双方之间建立平衡后，才进入注重成果、有时限的谈判，这一点至关重要。经验表明，如果只在谈判桌上承认平等，总是允许其中一方能够作为公认的政府随意离开，知道另一方将继续遭受不人道的孤立和限制，那么塞浦路斯的谈判就会失败。这显然不是双方之间的平等。
- 土族塞人的提案不是要就土族塞人是否拥有主权展开讨论，我们确实拥有主权。该提案是要通过一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确保双方固有的平等国际地位和主权平等，从而在谈判桌内外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 现在应承认这一事实，在联合国秘书长协助下通过新的基础，以缔结一项自由达成和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协定。
- 然后，正式谈判可以集中在实质问题上，包括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未来关系。
- 在克朗-蒙大拿会议后作为“新想法”提出了松散联邦制和分权联邦制等概念，这些立场甚至比希族塞人方面在先前基于已失败做法的谈判中提出的观点更加极端。

在日内瓦的最后一天，在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闭幕时，我提议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女士继续进行磋商，评估是否存在共同点，我赞同在几个月内再次召开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

在 4 月 29 日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后联合国秘书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提到了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各自的立场，并确认在不久的将来再次举行五方加联合国会议，卢特女士将继续履行目前的职责。联合国秘书长在解释土族塞人的立场时说，土族塞人认为多年来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做的诸多努力都已失败，其中包括最近在克朗-蒙大拿进行的尝试。联合国秘书长还说，土族塞人认为，就两区两族联邦进行谈判的努力已经耗尽，土族塞人拥有固有的主权平等和平等的

国际地位，解决方案应基于两个相互合作的国家。联合国秘书长证实我们尚未找到启动正式谈判的共同点，但他不会放弃，将继续为理应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中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安全和福祉而奋斗。

二. 为帮助建立信任、促进接触与和解而采取的行动

建立信任问题和措施

在我就任总统后，作为土族塞人方面，我承认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指示。

在此期间，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负责人伊丽莎白 • 什佩哈尔引入了一个机制，特别代表和双方的谈判代表以及技术委员会协调员在联合国主持下每周分别举行会议。在这些在线会议上，双方努力解决问题，以缓解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日常生活。

在这一机制框架内，双方努力应对并促进解决日常问题和挑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安排 COVID-19 相关特殊规定以便 Kato Pirgo 地区居民过境前往尼科西亚(Lefkoşa/Nicosia)(包括返回)、救护车过境(包括返回)以及更换埃伦柯伊/科基纳的电线杆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在这一机制框架内，我们还商定使所有过境点能够像在 COVID-19 之前那样运作、全面执行《耶希尔马克协定》以及将提议视为建立信任措施的主要原则。提议建立信任措施时应考虑的议定原则如下：

建立信任措施：

- 必须由双方共同商定；
- 必须对双方都有利；
- 必须尊重双方的平等；
- 不得涉及或暗示将一方的权力延伸适用于另一方。

2021 年 6 月 2 日，我与我的同行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商定，自 2021 年 6 月 4 日起使所有过境点开始运作。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减轻 COVID-19 大流行对双方受到损害的经济造成的影响。作为土族塞人方面，我们致力于维护合作渠道。我决心探索并实施也将有助于双方一秉诚意并通过外交手段建立信任的互惠互利措施。

在使所有过境点开始运作之际，我强调了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合作需要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促进我们的岛屿和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此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双方一直在就有关非正常移民的合作交换意见，以期建立有效的机制。大家普遍认为，非正常移民是一种全球现象，不能只在技术委员会层面上解决，而是需要建立一个相关部门和机构官员可以合作的机制。

1. 技术委员会

土族塞人方面认为，技术委员会是在岛上双方之间开展合作和创造和解气氛的有力工具。我们认为，技术委员会积极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将有助于改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日常生活。按照这一方针，我极为重视加强技术委员会的专家能力。

自 COVID-19 大流行疫情暴发以来，卫生技术委员会一直是最活跃的技术委员会。根据双方达成的谅解，卫生技术委员会负责使所有过境点在与 COVID-19 之前相同的条件下运作。经过紧张的审议，已成功完成了管理所有希族塞人、土族塞人、其他公民和居民以及希望过境前往另一方的第三国国民过境的疫情相关措施的协调工作。卫生技术委员会还一直在实施“塞浦路斯重要医学病媒的识别和分布(ID-VEC)”行动，该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将很快完成。我们也在支持这个项目第二阶段的实施工作。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继续每周举行一次网上会议。尽管 COVID-19 带来了困难，但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还是加强了工作。该技术委员会已完成数个地点的保护工程，包括历史悠久的 Afendrika 考古遗址，并启动了多项全岛保护工程和设计的招标进程。此外，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还完成了吉尔内/凯里尼亚另外两个历史悠久的奥斯曼时代喷泉、尼科西亚(Lefkoşa/Nicosia)威尼斯墙的一部分以及其他几处受益于该技术委员会紧急支持工程的遗址的保护工程。此外，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完成了两个土族塞人和两个希族塞人公墓的试点项目。

环境技术委员会积极努力完成网站，该网站旨在将双方专家聚集在一起，就保护环境的行动和政策交流意见和经验。土族塞人方面还提议启动全岛保护濒危物种项目。为纪念世界水日，环境技术委员会、美国大使馆和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特派团为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青年举办了一场摄影比赛，主题是“水的价值：水对你意味着什么？”

在因 COVID-19 情况而长期中断工作后，危机管理技术委员会恢复了活动。为防止再次出现危及航空旅行和乘客生命安全的情况，该委员会的土族塞人成员提议，在埃坎机场附近的联合国直升机和其他飞机与埃坎机场塔台频率 120.250 建立直接联系。这将除其他外，确保进出埃坎的飞机知道联合国直升机正在进行的边境控制，反之亦然(进近 127.750，管制 126.700)。此外，关于飞行情报区过境点；由于尼科西亚空中交通管制和埃坎管制之间没有直接的通信线路，不同管制区下的飞机在躲避飞行情报区服务区附近恶劣天气(即在特定高度通过晴空逃生)时可能会遇到困难。恶劣天气下拥堵的空中交通状况可能导致损害安全的情况，这可能是致命的。因此，土族塞人成员提议在尼科西亚空中交通管制和埃坎管制之间建立直接通信线路。该委员会还讨论了组织关于森林火灾和洪水的联合研讨会。

广播技术委员会也继续讨论其授权范围内的问题。委员会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代表继续就 700 兆赫频带的使用交流信息。土族塞人方面还提出了一个项目，旨在提高对 5G 技术的认识，解决对 5G 无线通信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担忧。

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继续讨论其正在进行的项目。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为继续实施“设想”计划、教材试点项目以及该委员会与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的“传统的校园霸凌和网络欺凌的普遍性、相关性和预防”联合项目继续做准备。由于持续的 COVID-19 限制措施带来的挑战，本学期“设想”计划下的学生培训暂停。不过，委员会决定继续对教师进行在线培训。

经济和商业事务技术委员会是另一个非常活跃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协助双方为疫情后时代做好准备。该委员会继续酌情努力解决根据《绿线规定》取消过境限制、实施国际银行账户号码、便利双方银行系统之间的联系、便利商用车辆从北塞浦路斯到南塞浦路斯的自由行动、促进在全岛各地适用的汽车保险单、提供覆盖全岛的全球通漫游服务、促进尼科西亚(Lefkoşa/Nicosia)环线游(随上随下)以及开展联合回收利用等问题。所有这些都旨在改善普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日常生活，鼓励并促进双方增进互动和理解，帮助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

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和缓冲区的联合通信室继续履行日常职责。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土族塞人方面提交了 31 份请求/答复文件，收到了 47 份请求/答复文件。2021 年 4 月 18 日，土族塞人方面又向希族塞人当局移交了一名谋杀嫌犯。我们希望我们的善意能得到希族塞人方面的回报，将在北塞浦路斯实施犯罪后逃往希族塞人方面的 Abdulhakim Alkan 移交给土族塞人方面。2021 年 1 月 5 日提出了移交 Abdulhakim Alkan 的请求，但尚未得到落实。

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也召开了在线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委员会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成员开始就制定旨在提高对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性别敏感语言和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妇女状况认识的项目交换意见。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道主义事务技术委员会和文化技术委员会也举行了在线会议，就今后一段时期可能开展的联合活动交换了意见。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不利状况，所有技术委员会的活动都受到严重阻碍。

2.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当局继续支持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失踪人员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帮助化解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家属多年来的痛苦的不可或缺工具。

随着新的事实曝光，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一直在向失踪人员委员会提供关于可能埋葬地点的信息。土族塞人方面掌握的所有资料已于 1998 年提供给失踪人员委员会，秘书长 2000 年 12 月 1 日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00/1138，第 14 段)中也有记录。除失踪人员委员会在各种国家档案中进行的调查外，2016 年成立的档案委员会也继续处理失踪人员委员会就相关档案提出的具体要求，以期找到埋葬地点。在这方面，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失踪人员委员会土族塞人成员办公室获准查看了属于八个不同地区的航空照片，时间可追溯至 1974 年。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还继续安排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共和国全境任何地区，无论是否为此需要中断主要道路施工或允许进入军事区。在这方面，2019年6月，批准失踪人员委员会进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军事区内另外30个疑似埋葬地点，但有一项谅解，即挖掘工作要按照失踪人员委员会的挖掘规划进行。2020年3月，因实施COVID-19措施，所有地点的挖掘工作都不得不暂停，当时失踪人员委员会正在进行挖掘，也是在军事区的两个疑似埋葬地点。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也是在军事区，失踪人员委员会恢复了工作，但须遵守适用的COVID-19相关措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失踪人员委员会2021年4月14日完成了在一个军事区的挖掘工作。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继续在财政上支持失踪人员委员会。除了每年向失踪人员委员会土族塞人成员办公室预算提供约1 000 000欧元财政捐款外，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额外捐款总额达433 000欧元。迄今为止，欧盟捐款总额达30 700 000欧元，来自欧洲联盟为土族塞人经济发展专门划拨的资金。包括联合国在内所提供的额外资金将使失踪人员委员会能够加快工作。

根据失踪人员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4月30日，该委员会挖出了1 187具失踪人员遗骸。在这些失踪人员中，1 006人的身份已经确定。其中284人是土族塞人，722人是希族塞人。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失踪人员委员会进行了34次挖掘，发现了5人的遗骸。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失踪人员委员会还确认了另外12名失踪人员，其中2人是土族塞人，10人是希族塞人，以及2名不在失踪人员委员会官方失踪人员名单上的希族塞人死者。

3. Hellim/Halloumi

土族塞人方面一秉诚意地参与了将 Hellim/Halloumi 注册为欧洲联盟原产地标识及跨越绿线进行贸易的进程。Hellim/Halloumi 是一种常见的传统奶酪产品，既属于土族塞人，也属于希族塞人。

我上任后，与我国政府、相关商会和协会一起参与了这一持续进程，以期确保以互惠互利和双方均可接受的方式完成进程。

我一直力求维护深嵌于欧盟基本法的《绿线规定》中认可的既定机制，其设计充分尊重了双方的政治立场，我在2021年1月18日和2月16日与欧盟高级代表/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丰特列斯先生举行了远程会议，随后在2021年3月5日以面对面方式与他举行了会议。

我一直表示愿意与我的希族塞人同行一起宣布原产地标识的注册以及共同任命一个独立机构，需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进行卫生和安全检查，以促进真诚合作的文化。遗憾的是，希族塞人方面没有接受这一提议，但立法文书还是颁布了，给文书的执行留下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

4. 孤立和限制

自1963年以来，土族塞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直接贸易、文化和体育活动、直航和参加国际论坛等，继续受到孤立和限制。

双方在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上的差距不断扩大。为推动实现促进土族塞人方面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向许多组织提出了技术和财政援助以及采取举措应对 COVID-19 的不利影响的请求，但这些请求要么没有得到回应，要么得到的援助远远低于向希族塞人方面提供的援助水平。这导致双方的社会经济差距进一步加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20 年 1 月 7 日的报告(S/2020/23)中强调，有必要增进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平等，扩大和深化经济、文化、体育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他补充说，跨岛贸易增加，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和接触加深，将会促进两族之间的信任。有鉴于此，他呼吁全面执行欧洲理事会(EC)第 866/2004 号条例(绿线规定)，指出这将大大有助于增加贸易量，应再次大力推进全面执行条例。

5. 油气资源

由于希族塞人方面声称其政府是该岛的唯一所有者，损害了土族塞人方面的利益，导致在东地中海区域发现的油气资源矿藏已经成为进一步危及塞浦路斯乃至整个地区安全、稳定与合作的又一个争议因素。

作为油气资源的共同拥有者，土族塞人方面认为，如果处理得当，油气资源可以成为促进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之间以及整个地区的政治解决、合作、安全和福祉的一个因素。为此，土族塞人方面分别于 2011 年、2012 年和 2019 年提议成立联合特设委员会，负责共同管理和开采油气资源。

土族塞人方面 2019 年 7 月的提议仍然有效，我愿意讨论此事，以促进在能源问题上开展所需的区域合作。油气资源方面的合作也将是检验希族塞人方面分享资源的真实意图的试金石。

2019 年 7 月 13 日的提议设想在联合国协助下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欧盟作为观察员，该委员会负责规划、决定和实施未来的油气活动，包括就全岛近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生产达成收入分享协议。

作为土族塞人方面，我完全支持土耳其提议召开油气资源问题区域会议。我愿意与希族塞人方面平等地参加这一会议。

与此同时，土族塞人方面将继续进行自己的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直到希族塞人方面承认他们的共同所有权，并同意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前进方案。

6. 马拉什(瓦罗沙)

马拉什/瓦罗沙围栏区是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是一个军事区，目前没有用户。我们收到越来越多来自该地区前居民的申请和诉求，现已决定处理这些诉求。

因此，我们决定实施一项旨在取消该地区军事地位的计划，以便欧洲人权法院批准的不动产委员会能够对提出补救请求的申请人做出恢复原状决定。我们认为，这是一项人道主义行动，将给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并打

造一个独特的地区，使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以及其他外国国民能够共同努力，实现互利共赢，从而促进建立信任和信心。

那些反对我们开放马拉什/瓦罗沙围栏区的人实际上是在阻止前居民获得所要求的补救。

我们认为这一进程是一项建立信任措施，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并尊重该地区居民的权利。